



名家百味文库
华文出版社

周汝昌 著

胭脂米传奇

如果你想要挑选一件最困难而
尚做的文化工作，那么我请你
对中国最伟大的特异天才小说
片的研究和评介。
不自量力，早年挑选上这个
题，九四七年起，直到此刻，
我为这个主题而努力工作。

名家百味文库

周汝昌 著

胭脂米传奇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胭脂米传奇/周汝昌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1998. 3
(名家百味文库)

ISBN 7-5075-0703-3

I. 胭… II. 周…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005 号

胭脂米传奇

著 者: 周汝昌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惠军
封面设计: 李书英
版式设计: 赵培合
经 销: 新华书店
社 址: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电 话: 63096781 63097990
邮 编: 100800
印 刷: 北京朝阳东方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字 数: 185 千字
张: 9.125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000 册
书 号: ISBN 7-5075-0703-3/I·194
定 价: 16.00 元

华文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华文版图书, 印装错误, 随时退换

编者说明

这套《名家百味文库》，主要选编中国现代和当代部分有较大影响作者的作品。考虑到当前一些读者的需要，所辑录的文章侧重于杂文、随笔之类。首次推出的第一辑（共11册），其中大部分是现代名家的代表性作品，兼顾了不同流派和风格，百花齐放，异彩纷呈，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感染力。

由于这套丛书的一些作者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背景，又受到历史和其他方面的局限，某些文章在思想观念、学术观念、文艺观念等方面，难免带有那个时代的色彩和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有的仅是一家之言，我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应注意到时代的特征和时代的因素。

还应该说明的是，一些现代名家的作品，在行文用词和标点符号的使用上，以及翻译作品的地名、人名等方

面，与现在的要求也不完全一致，为尊重原著，保持原作的面貌，我们在编辑时基本上未作改动。

由于时间仓促和选编者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教，以使第二辑的选编工作做得好一些。

名家百味文库

胭脂米传奇

目 录

胭脂米传奇·····	(1)
承泽园轶事·····	(4)
抗战心声·····	(7)
纪念与民族形式 ·····	(11)
我与胡适先生 ·····	(14)
种桃自有摘桃人 ·····	(26)
会写“钥匙”的大学生 ·····	(34)
启示与尴尬 ·····	(37)
“五民”与“五害” ·····	(41)
休息厅里的委员们 ·····	(45)
人呼“小妹” ·····	(48)
城外红情 ·····	(51)
“手”的讨论·····	(70)
弄巧成拙 ·····	(73)
巴金的“红学观” ·····	(75)

名家百味文库

胭脂米传奇

“文化”·土城·辽墓·····	(78)
曹雪芹“即”曹頔吗·····	(82)
关注津门天后文化的意义·····	(85)
絮语说“文”·····	(90)
给“老外”讲“红楼”·····	(93)
杨柳青诗思·····	(98)
曹雪芹祖迹咏记·····	(102)
胡同之谜·····	(104)
续胡同之谜·····	(107)
曹雪芹与宗学·····	(110)
半百研红学谊深·····	(113)
盘山高士李眉山·····	(115)
和珅史片与红楼梦·····	(118)
《雍正皇帝》·雍正皇帝·····	(123)
盘山高隐话重提·····	(127)
东皋·方观承·程砚秋·····	(130)
三讲恭王府·····	(133)
满语与胡同·····	(137)
“诗礼簪缨”有埋伏·····	(140)
读书与文化·····	(142)
十二生肖·钱吉生·四兄·····	(146)
过年须说吉利话·····	(150)
翰墨因缘文献情·····	(155)
乾隆何以首肯《红楼梦》·····	(159)
关于《甲戌本石头记》·····	(162)

名家百味文库

胭脂米传奇

大漠孤烟 长河落日	(166)
苦口婆心	(170)
知音多少在津门	(174)
天圆地方·经纬·街陌	(177)
水西庄查家与曹雪芹	(183)
从宝坻到丰润	(186)
台湾的“衙”与北京的“衙通”	(192)
打假就为了保真	(197)
《懋斋诗钞》与曹雪芹	(201)
外行谈影视	(204)
红楼迢递认燕都	(212)
打假轩笔话	(220)
寻回迷失的燕台	(224)
佟·傅·李与天津	(232)
大直沽·大红桥·侯家后	(235)
诗令人“厌倦”吗	(239)
荆轲·大港·绑票	(243)
“西府”的谜底	(246)
老残论海河	(249)
“随手”·“乐队”·振兴曲艺	(253)
天下有奇迹	(257)
“铢车”“接太后”及其它	(260)
永怀小记	(264)
回归献颂	(267)
说《民主》	(270)

名家百味文库

胭脂米传奇

《曹雪芹新传》自序 (273)

《岁华晴影》自序 (279)

胭脂米传奇

目坏后，久不能读书，新出的书更是“耳”不暇给，于“目”则缘份无多，每每兴叹：“太落后了！”“太孤陋了！”“吾其将为‘新文盲’乎！”

忽一日，江南文友雁足传书，落于“文几”，展缄看时，一段“话”（当然是笔写的）赫然入目（因为为我写信的，字都特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大著《红楼梦新证》，久传毛泽东主席看过，人言不一，现在证实了！……”

怎么回事？原来华文出版社新近出了一本新书，题名曰《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著者徐中远先生。此书开卷部分即毛泽东关于《红楼梦》所引起的一切情形，包括言谈、书信、批注，以及当时的各种有关场合与情景。其中叙到他在拙著《新证》的批阅时，在一处文字旁侧加了密圈。

这是哪一处呢？是《新索隐》一章中考证胭脂米的那

一节，我引了四种史资文献，说明此米的出处和康熙帝曾在中南海承泽园中种植此米，并曾赏与曹寅、李煦的“故事”。可巧，那时毛泽东正住在承泽园，读了这段故事，引起了浓厚兴趣，即命农业部、河北省寻找此米。后来河北省委果然寻到了，把培育收获的胭脂米运送给主席。因此米珍稀味美，有一次前日本首相田中访华时，在贵宾席尝到此米，念之于怀，竟向毛主席请索此米，据确知者言，此米果然给了日本。

我创撰《新证》是1947、48年的事，不想在这一节上引出了如此一段佳话轶闻，思之饶有意味。当时引书只有《康熙御制文集》、《在园杂志》等四种，后来也又发现几种记载胭脂米的书册，却因《新索隐》已被批判为“繁琐考证”，惶恐之余，再也不敢提这些“错误”的唯心主义的“自传说”了，遂致也都置而弗录，岁久尽皆忘得净光。

不但如此，等到《新证》有了重订再印机会时，我还把那个《新索隐》全章整个儿删掉了——后来海内外的“谈红派”却常常加以转贩（因为彼时港台早有盗版的初印本《新证》）。

《新证》增订版出来之后，上海专家徐恭时先生特函见教说：增版反将《新索隐》删了，太感遗憾，因为他认为那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字，对理解《红楼》大有帮助。再后，《解放日报》的陈诏先生，下大功夫，出了一部《红楼梦小考》，来京时亲对我言：《小考》完全是在《新索隐》的启发下而努力完成的，自以为这种工作大有意义

——他翻阅了大量明清笔记书，把《红楼》中的事物一一加以对照印证。此书出后，颇获佳评。（至于删弃的《新索隐》呢？我原已将此章修改增订，有现成文本，至今压置于敝纸堆中，尚不知其命运如何也。）

雪芹在书中写到此米时，今传之版本有两种写法：“玉田胭脂米”与“御田胭脂米”。哪个为是？“红学家”为此也有不止一次的“小笔战”之役。他们只知稗贩“资料”而不明史实。“玉田”指原产地，“御田”则指后来康熙在承泽园亲种之地——也指他又曾将原产地划为特产地段，加以圈护，立了“御碑”记事，故此这块产地也称“御田”。都是有来历的，不必多打“笔役”。

据河北遵化州志，胭脂米不止一个单一品种，有所差别；产地本在玉田王兰庄，其后丰润也有了此米（玉田、丰润，皆遵化州所辖之县）。据云：将真种籽移秧于他处（普通水田）则所产之米不复具有原来的特异之色香味，故那块“御田”实为一奇！

听说“文革”时，“御田”是不能有的，“御碑”要砸碎为快。至于稻种呢？我愧未知其命运如何。也许将来要“求诸野”吧？胭脂米传奇，其奇趣确不寻常也。

承泽园轶事

上次拙文《胭脂米传奇》，其中“承泽园”应作“丰泽园”，差了一个字，却“风马牛”矣。我执笔为文，常犯此病——笔下要写“丰”时，脑中却“走神”，想起了承泽园，就写出“承”字来了。这很可笑，但此刻由它又生出一篇“新文”，倒也可以“补过”。

承泽园位于海淀畅春苑的稍西北，本是果亲王胤礼的赐园，故名“承泽”。我与此园缘份不浅，今略为小记，也与文史有关。

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其址即今之北京大学），校门正对畅春苑故址——苑本康熙常住之地，当时已废为菜圃。四围小溪即苑之外河。如今北大校门外路西溪边尚有残存小庙门二座，即苑之遗物——但二庙皆雍、乾所后建，与曹寅、李煦（苑总管）已无干涉了。

过苑旧址，向西行，渡小溪，穿田野，不远即是承泽园。那时是张伯驹先生的居处。我与张先生过从甚密，几

乎每日下午都要去坐坐——那儿是书画之府，丝竹之乡，我们除了诗词翰墨之外，也好京剧。记得有一回张先生唱《空城计》，我给他当琴师。那时学余派须生的，常向张先生请教，先生给他们示范。

张先生与梨园行老艺人都很熟。有一回钱金福老名角去拜访张先生，我正在座，钱老是一身青衣夹裤褂，布袜青鞋，还必是扎着腿儿（即裤脚扎捆，若散着裤腿儿，那是极不严肃的样子），见张先生执礼甚恭，还是旧规矩与老成典型，无一丝“名角”习气。

我所到的承泽园，其实只不过是全园东半的一小部分（其西半主体为吴鼎昌所居，未曾到过），并无多少景致。入园有一大过厅，空旷、敝旧。正面只一花厅，厅左有游廊一段。厅后张府内宅，亦未曾擅造过。如进大过厅后不向西而东偏数武，有小楼二重，楼上住的是袁大公子——即袁世凯洪宪称帝后的“大太子”。袁、张两家是至亲，此时大公子孤身无依，故张先生贍之。袁公子身材中等，并不魁梧，儒雅正派，看不出一点儿“历史遗留”；而满屋皆是图书，以外文为多，德文书为主。原来他精于德文，每日楼居译述，很少下楼活动——也绝不参预这边的诗词书画或弦歌聚会的事。

叙述至此，不禁想到他那些译著如今何在？有人研究否？历史的一页，不应全归空白。

再说早先的承泽园。此园的布局景物与《红楼梦》之大观园很多相似之处，拙著《新证》曾有引录与解说，今不复赘。果亲王于康熙、雍正之政局巨变，也不无可说，但

本文亦难备及。

张先生那时已将园名改为“展春”——因所藏展子虔《春游图》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名画。我在此园，也与“红学”大有关系：粗略说来，他所藏四卷《楝亭图》题咏，是我研究雪芹家世的重要文献，以往无人注意。然后即是讨论《甲戌本》，发现陶洙所藏《己卯本》，跟着搜寻到《庚辰本》，这三部《石头记》古抄本，无价之宝，都在那里“发现”“复显”。关系至为重大。《庚辰本》索价太昂（论黄金若干“条”），张先生已无财力，遂与我共同介绍归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了。

回忆起来，此园之与红学史，缘份可谓非浅，因此自从1921年胡适发表《考证》后，那么多年一直无人再来关心这些事情，三个珍贵抄本皆若存若亡，命运难卜。当日为了保存三珍本以及有关文献文物，所费的心力，今日知者无人了——今日研读者见了影印本，以为无奇，可以人手一编，却一点儿也不了解昔时的种种经过；“红学”资料书，一部一部都相继影印了，实为推动“红学”研究进展的一大关键，后世之人亦已体会不到。

饮水思源，不能忘记承泽园的功绩，尤其张伯驹先生，其虚怀若谷，其热心为人，真是仁人君子，一片素心，只为作好事，不计其它，对我的每一个想法和建议，都尽心竭力地去访求洽办，终于得到很多收获。因此日后有写红学史的，应该对张先生和承泽园的旧事辟一小小专章，为之纪实传信，正是作史者的职责。

抗 战 心 声

抗战，只有两个字，可是它所代表的内容太丰富太深刻。民族的存亡，国政的隆替，烈士的精忠，人民的苦难，个人的命运，亲友的遭逢……，无一不是可骇可愕，可歌可泣，所谓“万言难尽”，犹不足以形容那段历史的悲壮与奇伟、辉煌与惨痛。但是这些，纵使都能讲得出说得尽，而身未亲历之人听来，也总是渺渺茫茫、笼笼统统而已，他们怎能想像那当年的一切真情实况呢？至于像我个人的这种追怀纪念，点滴鳞爪之喻也仍然是个夸大的修辞，真是提笔之际，万感中来，百感交集，自怜手中这支弱笔，又能写出些什么称题见意的文字呢？

我这辈子命中注定是个书生，投笔从戎，不曾有那缘分与才能，只能是“纸上谈兵”——这是说，我年轻时写的抗战爱国诗篇，充满沸腾的热血、昂扬的壮志。这些诗以七律为多，有一小学同班友，抄了拿给一位老先生看，老人读了，感动之极，写来了溢美的赞语。

我读初中时，是在天津，那学校很严，住宿生不许到校外闲走，只能在校门的大门洞观看二十九军的壮士们列队练大刀。大刀宽长短柄，柄环上系着一条大红布。那些壮士个个红光焕发，真与刀光交映，不愧熊虎雄姿。

每日必看，看之不足，心有所触。年纪虽还不大，心中十分明白，他们练刀是为了什么。

那年代报刊上的用语，是“时局”日益不佳，“风声”时刻险急。迨我升学入了著名的南开中学的高中，已经实施军训。我们剃发入营，换上灰布军装，发了步枪——很沉重的真枪，只不给实弹。一切规矩，与正式军队无异，只是对待青年学生然是客气多了。那时从营长到排长，都是二十九军派出的好军官，学生们后来与之交深情切，十分和睦。那训练是整日的，打野战，夜里站岗，辛苦异常——累是很累，食量大增，我在班里是个身体最弱、食量最小的孩子，初入营时只吃半个大“实心卷子”——谁知后来竟增到六个半！告诉家里人，都以为我是编造神话！（最大的饭量纪录者一顿吃十一个大卷子。）

可是，时局天天恶化了，最后不得已，竟决定解散军训营——为了学生的安全。

正式会场上营长宣布了解散令，说明了国势的危急，平津的局面，学子的保全，解散的用意……。

全场鸦雀无声——每个人都哭了。

临分手，营、连、排长们，亲自给学生们扛行李，大家恋恋难舍。

在高中，寒假不回家，参加“南下请愿”——到南京